

卷四十四

書名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四十四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子部-類書-17
索書號 C5930500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官制門

官數

唐官六十
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
堂位曰有虞氏

夏官一百
明堂位曰夏官尚書云夏商官
倍則當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

商官二百
明堂位曰商官二百而鄭
云二百四十合依鄭說

周官二千六百七十五人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秦制爵
賞功勞

漢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內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外
丞相凡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兼
諸侯州郡胥吏

後漢內外文武官
都計內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戊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也

天子有十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越馬掌王良馬。牧師掌牧地。廛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國師掌教圉人掌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宣王修車馬以閑夷狄

齊景公有馬千駟

衛文公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魯僖公牧于坰野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麥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戎馬還漳而止左傳

年五

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沂渭之間馬大蕃息由此強盛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軍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已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其令郡國

母飲今年馬口錢本

又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食貨。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

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

民畜牧而官不禁

文帝時既馬正有百餘疋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前漢書注。橋挑居塞則致馬千疋漢書宣

傳姓橋。是時內郡之盛則衆街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特牡者

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馬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者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

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景雲中之縣也養馬試

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景帝紀中

至於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及武帝即位征伐

四夷而馬元甚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食貨。暨大將軍驃騎發出而

馬大耗之死者十餘萬匹食貨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三十萬紀。如淳曰貴平杜賈欲使

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食貨。所在

置亭以蓄之則內郡廢民之有馬與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縣

者既使從君假馬每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民豪民欲廣畜牧者難

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叔謀

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賜爵者

功臣表黎須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數。故馬益耗而不足用其內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騾駝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末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國各上蕃馬方略以備邊關則漢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孟康曰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昭帝始

元五年罷馬擊關是也

後漢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時馬授好騎得駱越故帝為馬上之詔置宣政殿以為各馬式至唐時而馬政尤詳焉。其置官也領以太僕為有

教監副監監有丞丞有主簿直司馬官牧尉之屬歲課功進儀鳳中以季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閑廐使又置四使

東西南北也

其立廐也天子之御左右六閑謂

飛黃。吉良。龍媒。駒駉。馱駉。天苑也

總有十二閑為二廐謂祥麟鳳苑也。其後又增飛龍既自正觀至麟

德置八坊

保樂坊。甘露坊。南浦潤坊。北浦潤坊。

岐陽坊。太平坊。宜祿坊。安定坊是也

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後益置八監於益州三監於

嵐州。其牧養也初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

此用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止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足時天下以一練

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四十二萬元宗嘉之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其督責也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過相除為考課。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其市馬也開元初國馬益耗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元宗於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在牧之馬乃益壯動乃萬計故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

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開院始充矣。通。乾德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己酉十月辛酉上幸飛龍院太宗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者主將部轄有方躬親秣飼依時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覺言戎人蓄牧旋逐水草不駒游牝順其物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國四年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疋

本志載市馬事在興國四年按正月即出師恐在四年以前矣實錄

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此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錄

太平興國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廄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廄使開廄使為崇儀使內廄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年今從本紀并書之

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等處估賈番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國用。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者悉令縣次給食。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己酉詔戎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鬻又禁民私市往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鬻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外寄土種蒔及所市蕃馬勿得鬻其直。雍熙二年改太廄院為騏驎院天駟監天廄坊自河北府洛陽至許

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熙四年詔比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閱馬。端拱元年國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禁原蠶以益國馬太宗覽奏稱嘉付史館。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國家蓄馬備邊最為急務而諸州牧監歲多瘦死養餉失時枉致疾斃近令取數十槽致殿庭命國人視其芻秣教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淳化五年初內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蓄牝馬萬五千足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歲約駒子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付籍以聞度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詔並從之。真宗咸平二年置群牧司。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

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驎院六坊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國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牧比來朱巽閻承翰專領此務頗為幹舉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居宥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外議上曰國事戎馬之本繫于樞司機變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繡繒雖市得充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依群牧議以獻勅石大名監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群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文至矣從之。上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

日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爾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焉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疋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畜駑弱大費食甚豈不勞民也哉上深然之繼

仁宗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功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陪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驥驤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貪監之寮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創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孽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孽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編。嘉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公相

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者故為常有更革也續。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驛。宋祁又上疏乞罷河東陝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從之美宗治平四年群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今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六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他日本路軍馬可以自辨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地置監群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陝西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之鄜延陸誦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六路元繫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繼。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貪外即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

自沙苑發牝馬五百疋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繇群牧判

官國與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合符權群牧判官合符清陰人也尋詔合

符及劉航刪修群牧司勅令以詳及宋朝故事增損刑定並奏取旨繇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驍驍院總馬政景祐中始增置群

牧使至是上以使領雖重而不躬巡故馬不蕃息乙酉乃詔更馬政分

河南北置兩使以群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為之勿隸群牧後又詔屬樞

密院所總收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三萬三千頃既而合

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租稅之通○熙寧三年陝西宣撫司言官可

比之良馬蓋以官價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驪馬不增

外其秦渭原州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善如價高商人不願中官者

聽民間收買編○熙寧七年曾孝寬言慶曆嘗詔河北州軍每戶養被

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隸群牧司餘

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三十二監自

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乃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疋

堪給馬鋪兩監收歲費及所占牧地約收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

三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得不稱矣故

廢之以救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

編○文彥博言東平監○天禧初曾廢未幾復置枉有勞廢○文彥博

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

賦之地皆可耕乎戶配一馬絮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監廐庫棚序井

泉官亦營房七十八年營成就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元豐三年正月

群牧司言收發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六萬緡有奇詔群牧使韓績副

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五百餘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編

○又彥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矣王

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畿甸馬監已行廢罷即合於諸路相度置

監乞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即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路按行相度以

聞編元祐元年七月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

牧公事陸師關奏勸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發罷從之長紹聖元年正月大僕寺言馬政在朝廷最為重事要在蕃息不失武備詔令大僕寺講究的確利害條畫以聞長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書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用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如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正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匹御院留一匹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

留一匹幾似代地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而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一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長。紹興十九年進呈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若得牧馬萬匹各分諸軍牧養數年間使可濟用既免網馬遠來且官無給賞之費

孝宗淳熙三年五月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已真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不惟戒勅主者使之各各用心如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聖。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作戰馬如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凡市馬之處

真宗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戍軍川陝則益黎茂雅夔州未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用銅錢給之。國興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悉消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甲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省其額者

凡招馬之處

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扶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涇儀延郡火山保德保安軍春龍鎮制勝開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敢書委六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御馬有三等祇應馬引駕馬從馬其次給用又有十五等一簡中馬二不得久使馬三添價馬四國信馬五臣寮馬六諸班馬七御龍去馬八捧日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馬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之所出

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子河汶者為善種出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給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劣河北孳生昔日本群馬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嶼馬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兩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群之號

十七字左驥驥院捧日馬內瓦倒印驍騎馬內中溝橫印龍猛馬外尾側正印干字左驥驥院龍猛馬內溝正印雜使馬內溝橫印逆馬內瓦倒印石驥驥院雜使馬外瓦橫印逆馬外尾側橫印上字左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負馬臨時印無定所立字右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求字左驥驥院給諸班有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亦求字印瓦骨官字蕃戎所貢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用之牡印其項牝印其項諸騎牧駒主歲亦如之凡馬骨

相應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圖師調習之官字兩院諸馬自龍猛馬已上稍駟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及揀選之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官字印汗溝天字國信馬及諸班拱聖驍騎馬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他字易之主字萬字與字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給諸用者無定額或以主字至小官字凡七等號印印之退字凡諸州軍和赤馬不及等及選退并賣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比潑之別八紅耳鴛鴦桃花丁香青縹榆紫騮青之別二純青護蘭白純白烏之別五純馬鈞星歷面白脚護蘭赤之別五純赤鈞星歷面白脚護蘭紫之別六純素鈞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騮之別十一白騮鈞星歷面白脚并烏青花黃任鐵護蘭精白之別五純赭白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棗金口燕子黃黑鈞星歷面白脚騮之別六純騮縹膊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五純騮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青亦紫黃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三駱起雲銀鍾騮之別七赤騮銀鬃黃鈞星歷面白脚護蘭北馬也以此潑青白紫純色及綠鬃騮上騮赤騮騮白色赤為中在驗騮駱駝論為下

廣銳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中選良馬而置謂之馬社故廣銳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補之其後陝西孫武亦願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是也至

漢衛青去病之徒伐匈奴亦有所謂官馬私馬。漢有牧師諸苑三十

六所馬至二十萬疋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宋府兵法壞兵貧不

足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唐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疋此漢唐牧馬之大數也。若論馬之最盛亦不如後魏蓋拓跋氏本是北虜芻秣乃其常故馬至二百餘萬匹也。宋朝馬政自太祖講求其制當時要委群牧司自春放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到。熙寧間曾孝寬領群牧奉行王荊公意於是罷群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買自此馬始衰却欲舉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周禮不詳當時大為民害蓋井地不均兼井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却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矣

總論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文王伐獫狁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其詩曰我馬既閑駉牝三千則以言文公之美牧于坰野則以為僖公之頌周宣之制兵藏於民而六卿之馬其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所重也乘謂之兵乘則以馬者

民之所出也辨其屬則有牧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司之職置醫巫所以攻其病禁原蠶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詩文

又論馬

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技人以掌其政有牧師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先王牧馬之術也。若文王之伐獫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也其詩曰我馬既同言衛文公者則曰駉牝三千頌魯僖公者則曰牧于坰野文景之時令民養馬復卒武之世平牡馬二十萬令人競蓄之故馬蕃於元狩元鼎之際梁武帝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太通之時周之併渭管之坰野漢之樓煩唐之沙苑此西北牧馬之地也六朝置區於閩越藏之內地錢氏置監於婺女魏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又總論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蓄之於民二也放之於戎狄三也宋內有天

馴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者亦外既此民馬也沿邊筭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或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於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特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立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間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收孳息自死國用民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信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當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罷並見前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為謀不密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熙寧事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戶坊監厩庫棚房并泉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文彦博中國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見上○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

進念舊臣聖言及此誰執其咎文彦博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貴馬於民不可為也不然則戶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亦必有說矣

總論茶馬

國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

或以銀錢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一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後之

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汾邊帶
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為萬匹四朝志

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斬以我長益為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
則始行李祀蒲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祀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祀
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廐。元豐四年郭

茂洵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
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為見或至

誤事歟官統都大提舉其職專也見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湯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李稷

風力可依然權勢輕小可依李祀例兼三司判官仍委舉劾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伸其威也且仲秋為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程之邵奏蜀茶馬歲以仲秋為市四月而止
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時也

乾道四年虞允文奏祖宗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年
排發馬月分居秦司訖即歸川司發茶乞依舊制從之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倖賞率以駕駘充數。紹聖中程之邵始精揀

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矣而茶息厚馬至萬匹
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

舊蜀茶額二十萬至穆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穆為百萬
吁何其利之博也迨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罷諸路監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中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唯
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四年從關師古之請以之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七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

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威及其用矣陳彌作言川秦兩司文黎珍叙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階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兩處馬四千餘疋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無害於國之為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田公况亦嘗請益步而減騎

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贖步兵

二人而又寬括馬之獲

吾用中國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差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之多無益也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獲萬駒馬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飼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

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槁折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之將卒大率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蓋以是觀之林嗣文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